

淮風月談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准
風
月
談

前記

自從中華民國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談』的編者刊出了『徵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啓事以來，很使老牌風月文豪搖頭幌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只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牠尊貴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

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假如出一個『學而時習之』的試題，叫還少和車夫來做八股，那做法就決定不一樣。自

然，車夫做的文章可以說是不通，是胡說，但這不通或胡說，就打破了造少們的一統天下。古話裏也有過：柳下惠看見糖水，說『可以養老』，盜跖見了，卻道可以粘門門。他們是弟兄，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用法却有這麼天差地遠。『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

我的談風月也終於談出了亂子來，不過也並非爲了主張『殺人放火』。其實，以爲『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並不要緊，只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爲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一面固然爲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這麼一來，

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現在就將當時所用的筆名，仍舊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負着應該負的責任。

還有一點和先前的編法不同的，是將刊登時被刪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這刪改，是出於編輯或總編輯，還是出于官派的檢查員的呢，現在已經無從辨別，但推想起來，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却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於編輯的，而胡亂刪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着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却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

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迹，一切含糊和恍忽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這一種辦法，是比日本大有進步的，我現在提出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去年的整半年中，隨時寫一點，居然在不知不覺中又成一本了。當然，這不過是一些拉雜的文章，爲『文學家』所不屑道。然而這樣的文字，現在却也並不多，而且『拾荒』的人們，也還能從中檢出東西來，我因此相信這書的暫時的生存，並且作爲集印的緣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於上海記。

目 錄

夜頤	三
推	五
二丑藝術	八
偶成	一〇
談蝙蝠	一〇
『抄靶子』	一三
『喫白相飯』	一五
華德保粹優劣論	一八
華德焚書異同論	一〇
我談『墮民』	一五

序的解放	二八
別一個竊火者	三一
智識過剩	三三
詩和預言	三五
『推』的餘談	三八
查舊賬	四一
晨涼漫記	四四
中國的奇想	四六
豪語的折扣	四九
踢	五二
『中國文壇的悲觀』	五五
秋夜紀遊	五七

『揩油』

六〇

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

六二

爲翻譯辯護

六四

爬和搔

六八

各種捐班

七一

四庫全書珍本

七三

新秋雜識

七六

梨園法發隱

七九

燈龍術拾遺

八二

由聾而聰

八五

新秋雜識（二）

八八

男人的進化

九一

同意和解釋	九五
文床秋夢	九八
電影的教訓	一〇一
關於翻譯（上）	一〇四
關於翻譯（下）	一〇八
新秋雜識（三）	一一二
禮	一一三
打聽印象	一一四
喫教	一一七
喝茶	一一一
禁用和自造	一二五
看變戲法	一二七

雙十懷古	一三〇
重三感舊	一三八
『感舊』以後(上)	一四一
【備考】：『莊子』與『文選』(施蟄存)	一四五
『感舊』以後(下)	一四九
黃禍	一五三
術	一五五
『滑稽』例解	一五八
外國也有	一六一
撲空	一六四
【備考】：撰寫者的立場(施蟄存)	一七〇
【問上】：『撲空』正誤(豐之餘)	一七四

【同上】：突圍（施蟄存）……………一七五

答『兼示』……………一八〇

【備考】：致黎烈文先生書（施蟄存）……………一八三

中國文與中國人……………一八八

野獸訓練法……………一九一

反芻……………一九三

歸厚……………一九六

難得糊塗……………一九九

古書中尋活字彙……………二〇二

『商定』文豪……………二〇四

青年與老子……………二〇六

後記……………二二一

准
風
月
談

夜頌

游光

愛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獨者，有閒者，不能戰鬪者，怕光明者。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燈前，常常顯得兩樣。夜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裏。

雖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見掌，有漆黑一團糟。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們從電燈下走入暗室中，伸開了他的懶腰；愛侶們從月光

下走進樹陰裏，突變了他的眼色。夜的降臨，抹殺了一切文人學士們當光天化日之下，寫在耀眼的白紙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憐，討好，撒謊，騙人，吹牛，搗鬼的夜氣，形成一個燦爛的金色的光圈，像見於佛畫上面似的，籠罩在學識不凡的頭腦上。

愛夜的人於是領受了夜所給與的光明。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馬路邊的電光燈下，闊闊的走得很快，但鼻尖也閃爍着一點油汗，在證明她是初學的時髦，假如長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將使她碰着「沒落」的命運。一大排關着的店鋪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緩開足的馬力，吐一口氣，這時纔覺得沁人心脾的夜裏的拂拂的涼風。

愛夜的人和摩登女郎，於是同時領受了夜所給與的恩惠。

一夜已盡，人們又小心翼翼的起來，出來了；便是夫婦們，面目和五六點鐘之前也何其兩樣。從此就是熱鬧，喧囂。而高牆後面，大廈中間，深閨裏，黑獄裏，客室裏，祕密機關裏，却依然瀰漫着驚人的真的大黑暗。

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我愛夜，在夜間作「夜頌」。

(六月八日〇)

推

豐之餘

兩三月前，報上好像登過一條新聞，說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